

送你一顶幸运帽

◆（爱尔兰）亚利桑那 赵文恒（编译）

3月17日那天，我刚吃完早餐，忽然觉得背部一阵刺疼，回头一看，弟弟特克斯正一脸坏笑看着我：“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（爱尔兰国庆节），这一天不戴绿帽子就会被掐！”小妹妹英蒂附和说：“一点也不错。”

尽管一大早就被掐心里很不情愿，但有一点值得高兴，因为在今天的圣帕特里克节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

为表歉意，特克斯从自己头上摘下那顶绿色的旧棒球帽戴到我头上说：“送你一顶幸运帽。”现在特克斯是学校里的棒球明星，一年四季都戴着这顶棒球帽，这顶帽子是他的最爱，这么珍贵的礼物我可受不了。

特克斯看透我的心思说：“我只是把这顶幸运帽子借给你，因为我可不想自己哥哥被

掐成红人。”特克斯的帽子有点小，我戴上后有点别扭。“再见，幸运的小丑！”临出门，我对着镜子自嘲道，弟弟和妹妹在我身后哄堂大笑。

说实在话，我不是个迷信的人，从不认为13是个不吉利数字，或者打碎镜子会带来7年厄运，更不害怕黑猫在我面前走过，也决不会相信诸如幸运三叶草会给我带来好运，我今天之所以戴着弟弟的棒球帽，主要是不想被掐为“红人”！

我一溜小跑赶往校车站，忽然看到人行道上有个绿色的钱包，我环顾四周，确认没有人在找它，我于是决定把钱包带到学校交给老师，这时候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“嗨，亚利桑那，快上车！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校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停在我身后，我心目中的女神玛丽正在向我招手，这可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。

一人人盯着我的棒球帽窃窃私语，我赶紧转换话题：“明天测验，对吗？”玛丽纠正说：“刚接到通知，测验已临时改到今天上午了。”天啊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准备！这时候玛丽掏出自己笔记本递到我手里，带着关切的微笑说：“这是我做的笔记，划红线的部分是重点，快点看书吧！临阵磨枪吧，嘻嘻……”

去学校的路上，我一直在复习，最终成绩不错，居然和玛丽分数一模一样，发卷子时，老师意味深长看了我俩一眼，玛丽的脸蛋儿羞得像红太阳一样。奇迹继续在发生，当我交上钱包时，老师居然认出失主是玛丽的母亲，也就是我未来的丈母娘。玛丽拿着钱包，一个劲向我表示感谢，顺理成章，然后我俩一起看电影、吃大餐，虽然是我付钱埋单，但我觉得这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。

临分手时，玛丽看着我头上滑稽的棒球帽摇摇头，然后在附近的店里买了顶崭新的棒球帽并亲自帮我戴上，我顺势吻了她一下，她居然没拒绝，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美事儿！正当我们吻别时，一张小纸片从棒球帽子里滑落在地上，玛丽捡起来一看喜笑颜开：“哇，再来一顶！”商店老板带着微笑，又送给我们一顶女士棒球帽，这次我亲自检查，看看里边是否还藏有幸运小纸条：“哇，还是再来一顶！”就这样，我们只掏了一顶帽子的钱，居然从商店里领走一打幸运棒球帽，且全是绿色的，于是我俩一分为二，每人各自带6顶帽子回家。

一回到家，我就给特克斯一个大大的拥抱，顺势给他戴上一顶崭新的棒球帽，再分给爸爸、妈妈和妹妹各一顶，他们争先恐后在镜子面前炫耀着，然后我语无伦次地把整个幸运历程描述了一遍，一家人都为我高兴万分。最后我对弟弟说：“特克斯，你这顶帽子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帽子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取下来了！”特克斯调皮地说：“你答应过要还给我的，不过，看在未来嫂子的面子上，我就送给你了。”我把特克斯抱起来，爸爸妈妈和妹妹则围着我们跳起欢快的爱尔兰民族舞蹈。

这一夜，我戴着幸运的棒球帽入眠，梦里我和玛丽喜结良缘，典礼上我依旧戴着那顶滑稽的绿色小棒球帽。



心灵驿站

我在印度新德里市郊采访时有一件事让我一直后悔。那天一个女人被偷了，在女人大呼小叫声中，小偷往我身边跑过来。我只要一伸手，就能捉住小偷，事实上我也伸出了手。但小偷跑到我跟前时，我潜意识里突然觉得这个闲事不能管，这一犹豫，小偷从我身边跑走了。

随后知道女人被偷了3000卢比，这是女人的救命钱。女人很不幸，丈夫得了重病，好不容易借了这3000卢比，却被偷了。女人经不起打击，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，跳了河。女人跳河时我没在场，但我看见女人



■ 不远万里

（罗马尼亚 康斯坦丁）



当过俘虏的总统

◆（美国）詹姆士·贝德文 孙开元（编译）

安德鲁·杰克逊小时候，和母亲住在南卡罗莱纳州。他八岁那年，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始了，全国到处是英国的军队，一些美国人称这些英国军队为“红衫军”。在杰克逊家乡，英美双方进行了多次大交锋。后来，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郡全被英军占领。那时的安德鲁·杰克逊已经13岁了，他一脸袋白头发，高高的个子。

“我要参军，把英国的红衫军赶出去。”一天，他对母亲说。不等母亲回答，少年杰克逊就拉来一匹哥哥农场里的小马，跃上马背上战场。当时他还不够当兵打仗的年纪，可他能做个侦察兵。他的个头很高，像大人，还天不怕地不怕。

一天，他正骑马穿过一座密林时，一群英国士兵发现了他。他们马上包围上来，他成了俘虏。“跟我们走，”一名英国士兵说，“我们要让你知道，国王的士兵可不能视同儿戏！”于是，他们把他带进了英军营帐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反贼？”英军上尉喝问。“安德

鲁·杰克逊。”“听着，杰克逊，把我靴子上的泥擦干净。”安德鲁的灰色眼睛闪出了怒火，他挺直胸膛站在了这个傲慢的上尉面前。“先生。”安德鲁说，“我是个战俘，你给我擦擦鞋差不多！”“你个反贼！”上尉吼道，“把我们的鞋都擦一遍！”这个身材瘦长的男孩仿佛个子更高了，答道：“我不是英国人的奴隶，不管你是谁！”上尉恼羞成怒，他拔出剑，朝男孩挥过来。安德鲁伸手去挡，手指被剑划了个大口子。另一些英国军官看到了，大声说：“别给我们丢脸了，他是个勇敢的孩子，应受敬重！”安德鲁做战俘的时间不长，英国士兵看他是个孩子，不久就把他放回了查尔斯。

英国士兵没想到，多年后安德鲁·杰克逊被选进国会，当上了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并成了军队的将军。又过了八年，他当选为美国第七任总统，是美国唯一一位当过战俘的总统，但没人因此笑话他，相反却人人敬重他在敌人面前的勇敢无畏。



宠物金鱼 ◆ 朱思（编译）

小汤姆正在公园里往一个大坑里填土，邻居鲍勃在自家院子透过栅栏看到了他。鲍勃好奇地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的金鱼死了，”汤姆头也不抬，伤心地掉着眼泪回答，“我正在埋它。”

鲍勃疑惑地问：“金鱼死了怎么挖这么个大坑？”

汤姆拍打着堆起来的土堆说道：“还不是因为它在你家猫的肚子里呗。”

扔出心中的后悔石

◆（美国）约翰·丹尼尔 志成（编译）

被捞了上来。我惭愧得抬不起头，觉得是我害死了她。

过错只在一念之间，后悔却很长久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，我心里都压着块石头，我觉得自己的过错是不能饶恕的。为此每天都惭愧着，很看不起自己。那段时间里，我一次又一次来到女人跳河的地方，这儿有棵树，我总坐在树的阴影里，为自己的过错后悔着。

如果不是一个孩子，我会一直沉湎于自己的过错而不能自拔。

那是夏日的一天，有个五六岁的孩子 在河边的公路上

捡着石头，他把路上的石头捡起来扔到路边……我坐在树下看着孩子。我问他捡那些石头做什么。“这是我的秘密，我不告诉你！”孩子说着，又捡起一块石头扔在路边。孩子毕竟还小，当他看见公路旁河水里漂来一个好看的瓶子时，便乐颠颠地往河边跑去；他跑到河边刚伸手去捞瓶子，竟一失足倒栽着落到河水中，孩子在水中挣扎时，我忙起身跳入河中，一伸手把孩子搂在怀中。

好在是夏日，我抱着孩子上岸后又来到大树下纳凉。“现在可以将你的秘密告诉我

了？”孩子点点头说：有一天他往路上扔石头，结果一个骑自行车的阿姨被绊倒了；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再不住马路上扔石头，他还会捡掉。只有把石头捡干净了，路面才会平坦，那些骑车的人才不会跌倒。

孩子说他想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。他又捡起一块石头，往水里打着水漂。孩子把一块块石头扔出去，扔出了一脸的快乐……好像，我心里的一块后悔石头也被孩子扔了出去。牵着孩子从树的阴影里走出来时，我轻松了许多。

不要让自己一直后悔。也不要 在自己的过错里纠缠不清，知错就改，那后悔的石头就会被你扔在一边。

这是孩子给我的启迪……

狗狗做大媒 ◆（德国）乌·蒂勒 承受（编译）

它个子较小，毛发蓬乱，显然很饿。阿克塞尔已经给它吃了一根水煮香肠，可这条小狗还是一副乞求的样子看着他。“好吧，迈尔！”阿克塞尔说完又在这家快餐店要了一份香肠，“但这是最后一根了，你可别把我吃穷了。”

阿克塞尔和这条小狗是在中午时分相遇的，两位就这样一直在市里毫无目标地转悠着，看来是准备相处一段时间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阿克塞尔对着正在津津有味吃香肠的迈尔说，“大年三十的，一个人坐在膳宿公寓的房间里很不是滋味的。反正我们已经认识了……况且……”

“呼呼。”迈尔显出完全理解的样子，阿克塞尔不得不笑了起来。他已经可以跟一条狗交流了，看来他要交运了。阿克塞尔伸展一下四肢，心想，现在他得先把狗狗送回家去。在它的脖子上挂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它叫迈尔，住在比尔肯大街。那是近郊，阿克塞尔和迈尔于是搭上了就近的有轨电车。

迈尔的家是一幢周围长满常春藤的老式市民住房，那种有老虎窗和绿色百叶窗的房子。“真是个美丽的世界！”阿克塞尔轻声说道。窗户里面亮着灯，传出一片欢笑声和音乐声。阿克塞尔按下门铃，门很快就开了。迈尔一跃身跳进一位年轻女子的怀里。

“简直是个流浪汉，整天野在外面，真让我担心。”声音中充满了疼爱。“好了，我该走了。”阿克塞尔说。“你进来吧，和我们一起喝一杯热红酒或者咖啡吧。”年轻女子说。“不啦，不啦！”阿克塞尔很快后退了一步，因为他要赶电车回去。

“我叫安德烈娅·桑德尔。”姑娘自我介绍说，“你帮我迈尔送回来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”“没事，没事。”阿克塞尔现在只想快点离开。只要她再多看他一眼，他就会自悯孤苦，所以他曾发誓，近期远离女人，离得远远的。“万事如意！”他说完便匆匆走了。

下一班车要过一刻钟再来，阿克塞尔感到有点冷。这时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碰到了他的腿。“迈尔！”他一把抱起狗

狗，“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今天的游览已经结束了。”迈尔用鼻子轻轻地碰触他的脸。阿克塞尔喃喃地抱着它朝姑娘家跑，这回他干脆将它放在门口，叮嘱它蹲着别动。然后他按了一下门铃，很快消失在墙角后。

到了车站，他发现车刚开走，下一趟车要过半小时才到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许他应该接受喝热红酒的邀请的，干脆多看看这位可爱的安德烈娅和她那迷人的眼睛……

“呼呼！”他身旁响起了熟悉的声音。

“迈尔！你的脑子有点问题！如果我的身旁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姑娘，我不会离开她一步的。”迈尔摇摇尾巴表示认同。

“我干脆让你坐在这儿，要不然……”阿克塞尔最后还是抱起迈尔，“走吧，反正我现在不着急了，也没有人在等我。”安德烈娅等在大门口，阿克塞尔觉得自己的心开始狂跳起来。“它就是太喜欢溜达。”她说 着从他怀里接过迈尔，“你进来呀！我请你进来。难道你家里有人在等你？”

“不，没有人等我。我是单身，我一个人过。”他决定说实话，“不过才几个星期，我还没有习惯……不进来了，谢谢……”

安德烈娅拉住他的手，不容分说地把他拉进屋子：“你应该进来暖和暖和。”

“可是你们在过除夕呀。再说你还不了解我。”阿克塞尔说。

“但我不想让你除夕夜待在门外！迈尔喜欢你，这已经够了。我哥哥正和他的朋友们在欢度除夕。”她朝传出笑声和音乐声的房间看看，“我情愿安静一点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阿克塞尔附和说。接着他们来到舒适的吃饭间，挨着他的是可爱的安德烈娅，迈尔蹲在他脚旁，面前放着热红酒。安德烈娅从柜子里拿出餐具，问他想不想吃法式火锅“方迪”：“吃方迪挺合适的，不是吗？不过一个人吃没意思。”

“一个人过日子做啥都没意思。”他证实说。

“只有迈尔和我一起过。”她接茬说。阿克塞尔用手臂挽住了安德烈娅。